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秦倩娘

李秋，名翰思，自號鱸鄉，江西之南豐人。工詩詞，古文師法曾子固，有名於時。顧性迂謹，繩趨尺步，不敢少逾矩。喜售古畫。客有以仇□洲仕女求鬻者，高髻淡妝，丰神絕世，生愛不忍釋。詢其價，索百金，生還其半，客以急需，竟歸之。生懸之書室，日夕對之。友至，輒舉以誇示。同學友繆仲暉，佻達子也，好諧謔。稔生素誠實，輒為生活古畫通靈，援引真真諸故事，加以粉飾，妙緒紛披。生聞而歎羨之，信以為然，由是時於畫前焚香拜禱，且祝曰：「如肯下降塵寰，願為佳耦，有渝斯盟，明神殛之。」一日，繆友偶至其家，聞書室中喃喃私語，一若男女相悅之詞，心大疑。潛從窗隙窺之，則見生叩首至地有聲，備諸醜態，不覺失笑。生知有人窺，彷徨四顧，繆友已闖然入矣，曰：「癡哉君也！豈真作畫中愛寵哉！」生正色曰：「勿發謔言，唐突仙子。自拜禱以來，具有靈徵。余夜宿齋中，常聞悉索振衣聲，自愧虔心未至，故不能邀其一顧耳。」繆友曰：「物有所憑，靈響乃著。斯畫雖佳，尚無命名，何不倩高手補綴景物，錫以圖名，命以古美人名姓，而題詩以矜寵之，自此心專神注，方能默應潛通。否則思於何屬哉？」生味其言頗有理，即求名畫家足成之，戲名曰「秦倩娘」，生自此日夕有倩娘在心中。

生居固在毓桂巷，前後左右，皆章台也。繆友一日偶與他友言及生，縷述其呆狀，無不捧腹，群思有以戲之。繆友曰：「不如以夜合資畀妓，俾冒作倩娘，往與之睡，夕去晨歸，以顛倒之，何如？」眾皆曰：「繆君之計洵妙矣哉！」生固未娶，下榻齋室。應門之童，繆所薦者也，預納妓於牀後。至夕，生炷香於爐，注酒於杯，俯伏禮拜。及拜起，而女立於前，素服冶容，一如畫中。生喜極欲狂，連揖不已，曰：「倩娘真為我而降紅塵耶？」遽擁入幃，代解約束，綢繆臻至。既而絮絮問倩娘生於何代，在天上作何職司。倩娘但笑不答，雞鳴即去，生堅欲挽留之，亦不可。如是者數夕，生益視畫為寶，而詫為生平之奇逢，輒以遇仙遍告同儕曰：「今而知神仙可以學得，洵不虛也。」

未幾，覺下體奇癢，爬騷不已，漸而紅腫堅舉，如搗藥之杵。痛極聲嘶，以示瘍醫。醫曰：「此風流孽瘡也，君殆有外遇乎？抑狎妓也？不明告我，將占滅鼻之凶。」生曰：「無他，曾遇仙姬，授以樂境。仙或以此試吾心耳。『我心匪石，不可轉也』，倩娘必不負我。」竟不乞一刀圭，蹣跚而歸。

然病日劇，呻吟牀蓐，氣息奄然。忽牀後有珊珊來前者，手持藥碗，熱氣蒸騰，昇生曰：「可吸之盡，疾即痊矣。」生飲之，覺奇香沁鼻觀，胸膈頓爽。旋又持磁盆來，盛水幾滿，令生踞坐其上，逾刻，腫消痛止。生甚德之，曰：「卿豈倩娘所遣來者耶？」曰：「妾乃倩娘之婢青青也。知君為人所戲弄，故特來醫君耳。」生向畫像再拜曰：「殺之惟卿，生之亦惟卿。今而後願常為粉侯，沒齒無貳！」青青嗤之以鼻，曰：「是兒顛頑，竟致藜麥不分，只知代桃僵、戴張冠耳，真迂李也。」是夕，生睡甚酣，其疾若失，而精神益復充足。凌晨而起，即於像前設旨酒，供佳果，出入必告。生視像，秋波流注，嫣然若笑，真有喚之欲出之勢。

生每夜必讀《南華經》。展誦方酣，忽有自後掩其目者，嗤嗤作笑聲。生意必青婢復來，急擊其手曰：「青兒毋惡作劇。」捫其纖指，柔滑如春蕙，青蔥如削筍。是女堅不肯釋，曰：「余非青兒。試猜為誰。」生曰：「必是倩娘。無論其他，即此兜羅綿手，已足以銷魂蕩魄矣。」是女乃以手拍生肩，曰：「試觀我與青兒孰美？」生啟眸注視，則青兒亦立於旁矣。細審二婢，俱丰姿綽約，體態輕盈。轉詢其名，曰紅紅。紅紅而嬌，青靨而媚，並皆佳妙。生問：「倩娘何以不至？」曰：「今夕來矣。茲特命攜衾枕至耳。」生回視牀中，繡被錦帷，燦爛一新。二婢笑曰：「新人來，不可不具肴饌。盍作咄嗟筵，俾我兩人亦得一飽也。」生曰：「善。當即取諸唐肆，但恐烹飪乏真味耳。」

陽烏久匿，皓兔旋升，萬里清光，碧天無際。生方與二婢憑闌望月，瞥見拂牆花影，冉冉其微動，珊珊其將來。二婢曰：「吾家姑子至矣。」亟趨迓之，則一雛鬟籠碧紗燈為前導。既至，與生斂衽作禮。生視其容，美秀罕儔，丰韻獨絕，明眸善睐，顧盼生姿。時生已設座於紫葡萄架下，邀女人坐。生與女相對，二婢則左右侍。女命雛鬟出筐中所攜諸具，陳於几上。杯箸匕碟，皆以黃金鑄成，晶瑩奪目。以綠玉壺注酒，斟與生飲，色碧而味甘，盡無數爵。生問女曰：「此非天上百花釀與？不然，何以馥鬱沁肺腑。」女笑曰：「子真慧心人也。此酒飲之者延年益壽。」是夕，月光皎潔如畫，巡環勸飲，酬酢甚歡。女已薄醉。生視女兩頰微酡，有如初放桃花，益覺其媚。女以玉如意扣銅盤作歌曰：

雲斜卷兮如羅，月當空兮流波。今夕何夕兮嬋娟過，攘皓腕兮揚素娥。如花窈窕兮隔明河，我不遇兮可奈何！與子期兮山之阿，締良緣兮矢靡他。將以此為安樂窩，千秋百歲兮喜則那，願於良辰美景兮常婆娑。

其音節瀏亮宛轉，響遏行雲，生為之擊節歎賞。杓轉參橫，乃始罷席。女人室，即作惰容。二婢為之卸妝脫服，牽幃一笑，遽入帳中。二婢張燈辭生行，雛鬟宿於外室。生與女同寢，倍極溫存。女曰：「丐君徐之。漁郎初次問津，幸勿孟浪也。」自此生女同居，儼如伉儷，形影相隨，弗離跬步。女工詩詞，日與生唱和，生自歎弗如。或有所作，女必為之刪改，生極服膺，謂：「願作絳帷弟子。」

一夕，作迷藏之戲，奇詭百出，女所伏匿處，生必搜得之。最後女倏忽不見，生遍尋莫得，癡立躊躇。瞥睹壁間所懸畫軸，有二女像，其一酷似女容，拈巾欲笑，瓠犀微露。生狂呼曰：「在是矣！」女翩然而下，謂生曰：「君眼力果不謬。他日余不樂處君家，即當返故處耳。」生曰：「余擬付之祖龍一炬，則卿將安歸？」女曰：「此乃倩娘遭一劫耳，與我何預？君視我與倩娘孰美？」生曰：「倩娘洵美矣，然畫像較之真像，似不如也。若卿言，倩娘與卿，殆二人耶？抑豈幻中有幻，身外有身耶？」女曰：「非也。倩娘為畫中愛寵，我乃鏡裡■娥也。姓名雖同，而形質攸異。」即於懷中探一鏡示生。生視鏡中，女像在焉，遙立於百步之外，若望去人，遽回顧女，則女又渺矣。生不得已，懸鏡牀前，日夕祝禱，悲惋情形，殆不可言狀。諦視鏡中，女貌亦若甚戚者。生思相處匝月，何等歡娛，此日何等淒寂，不覺縱聲大哭。忽聞叩門聲甚急，生急拭淚，啟門納之，則青青紅紅二婢也。生曰：「卿來甚好，破我寂寞。」二婢詢女何往，生指鏡中示之。二婢曰：「吾家姑子歸真返樸矣。」二婢視女在鏡中臨窗織錦，頃之，起掠雲鬟，觀書獨坐。因謂生曰：「倩姑仍欲下降紅塵，未能忘情於燕婉也。若倦眠牀第，則一睡百年，永無醒時，郎君但可於龍華會上見之耳。」生聞言，又復潸然出涕。青曰：「請授郎君妙術，立可使我家姑子下臨。徒哭何為？」乃囑生覓一小龜，使其對鏡視形，而以艾火灼龜腹下；以磁碗盛龜溺，以溺塗鏡。生如法試之，女已立生旁，奪碗棄之，曰：「何便惡作劇，使人穢不可耐！」自是女宿生家，不復言去。

逾一年，生一子。女曰：「孕育之事，使人煩悶。君命中尚有五丈夫子，余當使青兒紅兒代之。乃於己室後新築一樓，分為左右房，命生納二婢焉。青兒紅兒皆工內媚，善於承奉，茗碗爐香，一切咸其所司理。偶閒，則夫婦對飲，喚二婢撥琵琶，歌以侑酒。生左擁右抱，自謂南面王無此樂也。數年間，青兒產子二，紅兒產子三，乃一胎而孿生者也。

一日，生路逢羽士，修髯偉貌，道氣盎然。見生訝曰：「觀子神采不凡，當有異遇。吾宮中失去坤元寶鏡，卜之當在君處。」生辭以無。羽士亦不復言，掉臂竟行。夜忽失鏡所在，女及二婢並杳。